

沈从文

全集

玖

日记卷 ①
西泠印社 出版社

沈从文

全集

玖

日记卷 ①

西泠印社 出版社

《沙孟海全集》编纂工作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家扬 王耀亭 毛昭晰 孙家贤

主任 陈敏尔 黄坤明 茅临生

副主任 吴天行 林晓峰 钱巨炎 寿永年

委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江吟 陈浩 沈祖安 柳国平

高克明 郭仲选 蒋建东 傅通先

鲍贤伦 薛维海

《沙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总编 朱关田

副总编 沙茂世 沙更世 李立中 赵雁君

学术指导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冬龄 王伯敏 方传鑫 石兴邦

刘江 李文采 汪济英 杨永龙

邱振中 陈振濂 金鉴才 祝遂之

章祖安 曹锦炎 韩天衡 蒋北耿

鲍士杰 戴小京

委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小红 方爱龙 朱关田 李立中

沙更世 沙茂世 汪济英 张忠良

陈根民 陈翌伟 胡小罕 洪廷彦

赵雁君 桑椹 鲍复兴 戴家妙

日记卷

主 顾
编 问
洪 沙
廷 茂
彦 世

总序 / 朱关田

沙孟海为中国现当代书坛巨擘，著名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文史学家和艺术教育家。尤其在书学、印学两大领域，于创作与研究两端取得非凡成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标志性人物。

沙孟海（一九〇〇—一九九二），原名文瀚，后改名文若，字孟海，别号僧孚、沙邨、兰沙、决明、石荒，中年后以字行。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十五日（公元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出生于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幼承庭训，喜好书法与篆刻。早年肄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宁波），从冯君木学诗、古文辞，从钱太希、赵叔孺习书法、篆刻。一九二二年冬游学沪上后，从游吴昌硕，又谒访康有为、郑孝胥、罗振常等名流，同时自学文字学、金石学。与前辈学者况蕙风、朱彊邨、章太炎、马一浮等多所过从，请益探讨，见闻益广。曾任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一九六三年起被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聘为书法、篆刻教授，一九七九年起担任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导师。一九七九年当选为西泠印社社长，一九八一年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逝世于杭州。

沙孟海作为书法家，一生亲历民国以降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发展的风云际会，展开了以学术涵养创作的人生道路。

沙孟海接受教育与成长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形态、文化体制和学术思想等发生巨大变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帝制的终结，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无一不是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沙孟海虽潜心学术、艺术，但近代学术的思想变迁和书学领域的碑帖交互，对他终究还是有影响的。中年时期，沙孟海身处多艰时局，为生计所困逼，一度于学术稍加疏远，但他在前辈遗老纷纷凋零的境况下，又得以与马一浮、沈尹默、张宗祥、顾颉刚等新辈名宿同学论艺，颀意书法篆刻史论研究与书法篆刻艺术创作，其更为明确。晚年的沙孟海，排除困难，在文物考古，尤其书法篆刻研究和创作、高校书法教学诸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八十岁以后，沙孟海躬逢国家改革开放之盛世，艺术之树，老枝新开，推扬国粹，倾心艺事，且完善自我，奖掖后进，业绩卓然，斯有目共睹，

或以为有超迈前辈处。

回顾沙孟海一生艺文行藏，其转益多师，穷源竟流，与世推移，技道并进，谦退冲虚，不卑不亢，抗志希古，壮心不已，是在多方面尤其书法、篆刻之所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留给后人最重要且丰富的精神财富。有关这方面，可以参阅收入《书学卷》的几篇文章，如《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九十述怀》、《书学师承交游姓氏》等。兹举沙孟海于一九八〇年六月病中所作的《与刘江书》为例。这封书信，本为针对如何培养浙江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篆刻专业的五位研究生而发，但其中提到的『主要应抓小篆……必须加一番切实功夫，及早打好基础』、『对正楷功夫应加重视……就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典型作品中选取一二种经常临习』、『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学问是终身之事』、『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各位研究学习，第一要虚心……第二要有大志』等几点意见，指出了书法技能学习、学术研究以及人生态度的关键问题，对当今书法界仍具深刻的借鉴意义。

沙孟海晚年以书坛领袖闻名海内外，但其一生成就实在是多方面的。当其本色，是书家，更是学者。书学、印学而外，古典辞章、文字训诂、金石碑版、文物考古，无不精通。全集聚珍，自可释解。

沙孟海书法，诸体兼擅。早年习书，从篆书入手，下逮汉魏碑版、晋唐法帖，恣意规模，领略体势。中年以后，多作真、行、草书，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以外，于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黄道周等用功较深，探综众长，融会贯通，行以己意。晚年书法，错综变化，益见精善，沉雄茂密，自成格局。尤喜作题榜大字，深为世人所推崇。

沙孟海篆刻，浑穆高古。初摹秦汉，谨严规矩。嗣后出入赵叔孺、吴昌硕之间，得『太阴』、『太阳』之助，又汲取赵之谦、邓石如、吴让之和浙派诸贤之长，加上旁涉古文字，大凡篆籀、陶铭包括古器物，加减乘除，去故纳新，终于为我所用，独出机杼。而其既篆又铭，亦印亦书，异质同调者，最为难得。印章边款出类拔萃，亦差可出人头地。

沙孟海的学术成就，是以扎实精进的文字训诂之学和文史兼备的辞章功夫为基调，加之不断关注考古新材料、学术新进展，围绕书学、印学两个中心点而展开，此尤难能可贵。早年有关书法篆刻的论述，已能关注艺术的时代演进与学术的系统化梳理，多有见地，如撰述于一九二八年的《近三百年的书学》和《印学概论》两文，均掲載于一九三〇年上海《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是中国现代率先问世的较有系统的书法、篆刻史论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中晚年的论著，更能利用考古新材料，注重考证与精审，以严谨的治学方法研究书法与篆刻，时见发明，道先人之不能道，成一家之言。

沙孟海作为学者、书法家，深谙『技』、『道』之理。技之在用，实为手段；道之在体，是为目的。一末一本，并进齐修，方能

不堕虚空，不失之根本。沙孟海学问、艺术，固然平实敦厚，不蹈依傍，而实归之法古出新，今不乖时，又能用志不分，自胜为强。其雄秀独出，盖不虚誉也。

沙孟海著作已见行世者，计有《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论书文集》、《印学史》、《中国书法史图录》、《书谱注释》和《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真行草书集》、《沙孟海遗墨》、《沙孟海书学院珍藏沙孟海书法作品集》、《兰沙馆印式》、《沙孟海篆刻集》、《沙孟海印谱》等，并主编有《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两册和《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清代书法卷》等。今人又选编出版了《沙孟海翰墨生涯》、《九如集·祝贺沙孟海九十寿》、《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沙孟海卷》、《沙孟海百印选》、《沙孟海论艺》等。生平研究资料，主要见《翰墨春秋·沙孟海纪念文集》、《沙孟海年谱》等。

承蒙国家重视和各方面的关怀支持，《沙孟海全集》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西泠印社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本着『立意要高，搜罗要富，反映要全，出版要精』的编纂方针，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历时三年，全集凡七卷十二册终于杀青刊行，其预立不暌，信可慰也。

全集规模，以类编次，厘订如下：

一、《书法卷》三册。共计遴选收录沙孟海历年来具有较高代表性的书法作品三百余件，以文博单位的收藏为主体，辅以公开征集的私家藏品，旨在全面反映各个年龄阶段探索、发展的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为广大读者呈献一份权威且丰富的学习范本与研究资料。

二、《篆刻卷》一册。沙孟海一生治印大致在六百方左右，传世印迹约有五百余方，所篆所镌，在少在精。本卷所收，力求完备可信，有根有据。虽然其传世印章有半数以上完成于三十岁以前，好在其风格面貌成熟也早，卓然不为时贤所掩，颇好辨识，取舍不难。

三、《书学卷》一册。沙孟海的书学研究，主要以论文、著作、序跋、讲话等形式公开发表，其他如书信、日记之类也见涉及。为便于读者检阅，本卷按诸篇体例与内容，厘为自述、论文、序跋、著作、其他（讲话、书信等）、附录（日记摘录）等六类，各类又按完成篇章的时序编次。如此，沙孟海从事书学研究的历程及其所关注的学术重点，庶可明晰。

四、《印学卷》一册。此卷编次，与《书学卷》大抵相近。沙孟海一生的印学研究有三十余万言，其研究一如书学，史论相兼，不失精审。长篇专论之外，多有序跋，或边款，虽短章小文，并见用心，细言大义，学识在焉，盖二十世纪最为重要之文献。

五、《文稿卷》一册。沙孟海一生所作的文学辞章和学术研究之著述，凡日记、书信、书学、印学诸卷已收之外，另有学术性较强，或可圈可点者，皆入此卷。按体例与内容分类编次，曰联语与诗词，曰考古与文物，曰中国古器物学，曰语言文字学，曰发

言稿，曰行状碑记，曰回忆录，曰其他。其中部分篇章本之未刊手稿整理，为首次面世者。沙孟海多方面的学术造诣，更可于此得窥一斑。

六、《书信卷》一册。从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学术性、历史性等角度出发，在搜集到的六百多通书信中，精选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二百多通，一一加之释读，分为：（一）凡收信人可考者，按年辈编次；（二）收信人未详者，按照大致年代编次备考；（三）以个人或组织名义起草，发往单位的信件或公函。以上三类，涉及一百多位（家）个人和单位，时间跨度长达七十多年，有助于读者了解沙孟海的平生交游及其书札文采。

七、《日记卷》四册。沙孟海早年已有日记习惯，《僧孚日记》、《兰沙馆日记》即是。在其家属的支持与亲为下，本卷将存世的手稿影印出版，公布于众。需要说明的是，为尊重家属的意见，部分日记作了些许技术处理。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与艺术，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贡献与作为。但凡在某一领域导引风气之先，且又能集大成者，是为时代人物。值此纪念沙孟海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得到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倾力编纂出版《沙孟海全集》，旨在整理文献，全面反映沙孟海学术、艺术成果，不仅有利于沙孟海研究的深入和对现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反思，而且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建设浙江『文化大省』，莫不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二〇一〇年八月谨记于杭州思微室

本卷导读 / 洪廷彦

《沙孟海全集》中的《日记卷》，是沙孟海遗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沙孟海早年就有逐日用毛笔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来，积累了不少卷帙。但由于种种原因，颇多亡佚。

现存的沙孟海各个时期的日记，情况不一。一九二〇年农历八月十四日以前的几本比较简略。『文化大革命』以后用圆珠笔或钢笔书写的，更是只记每天做什么事。此次未将这两部分编入全集中，只将《僧孚日记》八本、《兰沙馆日记》两本及《决明馆日记》两本影印问世。因为这三部分不仅是用毛笔书写的，足以显示沙孟海小楷的功力，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史料价值很高，教育意义也很大。

《僧孚日记》始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终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原有十本，中间缺了第三本（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八月十二日）和第五本（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五日）。尽管如此，这现存的八本日记毕竟细致地记录了沙孟海青年时代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多方面取得惊人成果的历程和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以科学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演变，并且清晰记录了他积极资助四个兄弟走出山村进城上学，关心他们和其他知识青年革命活动的实况。

《兰沙馆日记》始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终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三十日，中间缺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五日。在这两本目录中，沙孟海叙述了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任该校预科教授，课余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而在一年之后，因故受杭州两浙盐运使公署之邀，任盐政史编纂；又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南京中央大学任职的曲折经历。

《决明馆日记》两篇分别为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在浙江嘉兴参加土改，和一九五三年四月至五月转上海到北京为接洽关于太平天国史料之事所写。这两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日记，具体反映了作者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对历史文物的深厚感情。同时，从与他接触的专家学者来看，说明他本人在这些领域中有一定的造诣，才获得这么广泛的交友。

在概述《僧孚日记》之前，有必要讲一讲沙孟海早年的家庭生活和在师范学校学习的经历以及相关情况。

沙孟海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出生在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其家乡沙村，系县城东南八十里外的山坳小村。聚族而居的村民大多以种田和砍伐竹木为生。沙孟海的祖父即是一位体强力壮的农民，经过多年勤劳耕耘，加上节衣缩食，购买了一些田地，扩建了住宅。可是他享寿并不很长，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便病故了。沙孟海的父亲以独子继承家业，由于自幼体弱多病，不能务农，改习中医，农田雇工耕作；好在祖母熟知农事，多年来习惯于夙兴夕寐，躬自操劳，调度一切，父亲因而得以集中精力忙于医治病人，有空时还可以学习诗词歌赋、书画篆刻；然而父亲的身体毕竟不能持久，一九一三年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九岁。当时沙孟海只有十四岁，四个弟弟，最大的刚满十岁，最小的才两岁。面临这么困难的处境，沙孟海的祖母和有胆略、有见识的母亲，含辛茹苦共同支持门户。两位老人特别重视对沙孟海兄弟的教育，昭然训示：『蓄德养志，无遗先人辱！』强调自幼树立良好的志向，端正行为，『不要败坏门风，在先人脸上抹黑！』后来沙孟海说自己得以成才，『两世寡母之力也』。

沙孟海六岁开始入家塾读书。十一岁后，陆续上过几个小学。他在父亲去世后曾想辍学务农，帮助母亲挑起生活重担，他母亲厉声说：『不行，一户人家总要有个读书人，否则睁眼瞎，一辈子受人欺侮。』她坚决主张先重点培养沙孟海一人继续上学；沙孟海二弟文求等即使已届入学年龄，也只好安排在家从事农业劳动。这样沙孟海得以读完小学，且于一九一四年暑期考入设于宁波的浙江第四师范学校，至一九一九年毕业于。

师范毕业后，沙孟海先后在镇海、鄞县两个小学任教。自己有了微薄的固定薪金，即征得母亲的同意，让二弟文求进城上小学。一九二〇年夏，尽管费用较贵，还让二弟投考著名的私立效实中学。一九二二年秋，又叫四弟文威进第四师范附小学习。至于他的三弟文汉，十岁时便结束了四年的小学生活，在家务农多年；族人和亲戚多以为这不失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的一个办法，但沙孟海认为三弟未经督促就能写出有一定水平的诗歌，不忍他埋没于草野。而他们的母亲也主张『宁节衣食资遣入学，纵贫且屡亦无悔焉』。一九二二年沙孟海就让三弟进了第四师范。虽然一年前沙孟海已经在巨商屠氏家当教师，收入较在小学任教略高，但他自己已经有了儿女，资助三个弟弟上学，负担颇为不轻。有人曾经为他在银行找到一个职务，他却说：『今度所入，可强支持，不忍弃诗书之业』。《僧孚日记第二》辛酉十一月九日。以下简称《日记》。

『不忍弃诗书之业』，即不甘心放弃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追求步步深入。沙孟海立志专心攻读中国古典文学是在第四师范三年级时听了国文教师冯君木（开）先生和历史教师洪佛矢（樵龄）先生的课后，觉得深受教益，兼以得到冯老师的热情表扬和鼓励下此决心的。从那时起，他便与冯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关系。一九二〇年庚申八月，他辞去小学教职，住在宁波城内冯先生寓所『回风堂』，

在老师的指导下点阅《史记》、《汉书》，选读魏晋至近代各家诗文。

冯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五四运动期间，他亲自推动师范学生组织‘学生自觉会’，又推动效实中学学生组织‘学生自助会’，更联系商界组成‘商学联合会’，共同采取有效的抵制日货行动。有一次，身在游行队伍的沙孟海目睹冯老师向道尹致送传单。冯先生平时指导学生学，主要在立品，强调‘有人品然后有文品’。

冯君木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他独特的见解。清代自康熙以来盛行桐城派古文，到民国初年，风气有所转变。据《日录第一》庚申八月廿五日记，宁波的文人，有的专主桐城，有的痛诋桐城，有的写桐城文而兼好桐城以外文字，君木先生则‘为汉魏文并不轻视方、姚’。《日录第一》庚申八月廿三日记：‘师云，《史记》如飞，《汉书》如走，论其文字，《汉书》自不及《史记》，而学之必当以《汉书》为正宗，舍走而求飞，鲜有不颠且坠者。’九月二日又记：‘师云，汪容甫、章太炎之散文亦与方苞、姚鼐诸家不同，汪章一派文字上宗《左传》，后法《文选》。方姚一派文字上宗《史记》，后法八家，而《汉书》则两派俱不可省。’《日录第二》辛酉五月初九记：‘夫子云，生平最嗜四史，反复不厌，四史中各具面目，不相雷同。吾尝以两字评之，《史记》曰妙远，《汉书》曰通赡，《后汉书》曰雅整，《三国志》曰精能。’这几段日记，将君木先生特别重视《汉书》的想法说得很清楚。至于后来沙孟海在《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等文章中所说：‘先生生前喜爱蔡邕的金石文字’，在现存的《僧孚日录》中未见有所记载，很可能在亡佚的两本日录中多少是有论述的。

《日录第一》庚申八月十九日记：‘午前为《袁君述》成，冯师改《袁君述》一文毕谓：古气历落，非颀颀于桐城者所能为。余之为此文，意欲摹仿胡石笥而杂用《左氏》、《史》、《汉》字句，力避桐城一挑半剔之虚神，冀渐倾向于汉魏一派耳。’《日录第四》壬戌十二月十一日记：‘《费冕卿传》费数日心力为之，有意学《史》、《汉》，粗得其仿佛耳。师夜中为之改定。评云：叙事覈而不冗，用笔敛而不肆，充其所至，自是戴东原、周保绪一辈人，方姚不足多也，是固余之所靳向者也。’《日录第九》丙寅一月三日记：‘灯下作谢冲尹墓碑半篇，拟蔡中郎《袁满来碑》为作此文。’这是沙孟海刻意学汉魏文而写作的几个实例。

《日录第一》庚申九月十日记：‘读此部汉书，拟先用绿笔自作句逗，次录入吴挚父点勘用朱笔，既一过，则用他色笔更录惜抱、濂亭诸家之点识焉。’这是遵照老师的指导，为汉魏文而不轻视桐城，深入钻研汉书的又一个实例。

《日录第六》癸亥十一月一日记：‘师谓余文以《贻灾碑》为最佳，评语云：文心静细，无毫发蹶张之气。色泽既茂，韵味亦远。内外兼到，波澜老成，的未易才。’这是君木先生对沙孟海早期所写文章的高度赞扬。

《日录第四》壬戌七月廿三日记：‘以前册日录呈师评阅，师谓每阅汝日录，每岁必改观，此册精语益多矣。因题卷端有云：

沙生沙生，吾得子其可以老矣。』这是君木先生对《僧孚目录》的评语。

《目录第一》庚申九月十三日记：『往年所作日记五册，师阅毕有批语数条。总评有云：始终如一，见其有恒，内省绝严，见其自克。』沙孟海当年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目录第一》辛酉四月廿七日记：『从今日始自定日程，书诸座右，并立三戒二要，时自淬厉，言出诸口，非可逾违。』后来由于交友日广，应酬颇多，以致不可能专心治学，曾受到君木先生的督责。《目录第八》乙丑九月廿七日记：『比年忙烦于奔走，学问一道荒怠无似，今日经师痛加诲飭，以为夙昔于门下诸子中，期望余最深且切，岂仅区区做几篇酬酢文字已耶。不图展转蹉跎暴弃至此，退后为之感泣。』显然，这次严词督责，是老师出于对学生的深切期望，要求他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其实，当时沙孟海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在古典文学方面，已出类拔萃，崭然见头角。章太炎创办的《华国月刊》连续刊登了沙孟海《王君墓志铭》及《大咸乡澹灾碑记》，足以说明这一点。

不仅冯君木先生，对沙孟海在文史方面的造诣有重要影响的，还有陈杞怀（训正）、张于相（原炜）、张让三（美翊）等老师和杞怀先生的从弟陈布雷、著名藏书家伏跗室主人冯孟颀（贞群）先生以及在伏跗室任家庭教师的钱太希（罕）先生。与沙孟海过从甚密，经常互相切磋的好友则有冯先生的长公子都良、冯先生的外甥葛夷谷（旸）以及冯先生的族侄冯稚望（冯定）等。

早在一九二〇年暑期，当时在效实中学肄业的冯都良邀集沙孟海和葛夷谷、徐公起、俞子怡及陈布雷之弟行叔等同住在效实中学研讨文史，并请冯君木、陈杞怀、张于相等先生作指导，钱保杭、陈布雷两位也曾参加讲授。当时沙孟海颇为『良师益友无时睽离，感觉生平私愿斯云足矣』（《目录第一》庚申九月廿一日记）。

其时，当地一些听到沙孟海好名声的前辈学者也表示希望和他晤谈。晚清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当过南洋公学监督的张让三先生（号蹇叟）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目录第二》辛酉八月廿二日记：『张蹇叟先生奖宠后进，唯恐不至，去年夏秋季归，屡因人寄言招余，欲一见。余曾从夫子一往谒之。此次归来，又有书来招余，故又往谒。』让三先生寓居后乐园薛楼。《目录第二》辛酉十一月十一日记：『与夷父同至薛楼，蹇丈为纵论当世文人并乡邦耆旧，因劝我辈为学宜先务广博。』从后来《目录》所记阅读范围来看，沙孟海对让三先生这个建议非常重视，认真遵行的。薛楼庋藏大量古籍，冯孟颀先生曾编写其中经史两部分书目。据《目录第四》，一九二二年农历九月底十月初，沙孟海与葛夷谷花了几天时间，遵张让三先生之嘱，完成子部集部书目的编写工作，并经检点，勘误补遗，并且将平装本新书也全部登记了目录。这项工作，使沙孟海亲手摸到了成千上万册图书，无疑会留下很深的记忆。

青年时期的沙孟海，既是诸多名师的优秀弟子，又是一批学生的良师。如前所说，沙孟海曾当过小学教师，后来又在上海修能学社任教。中间有几年不是在学校教书，而是在私人家里『坐馆』。一九二二年（辛酉）春，沙孟海应宁波巨商屠康侯（用锡）之邀，

在他家『坐馆』，为其次子武仲授课；次年农历十月，随屠家离甬迁沪，又与药业巨子蔡琴孙（明存）一起两家合请沙孟海教其子女。两家学生人数共六人并不多，但年龄有差距，备课内容不一，因材施教。《目录》中常记载为某人讲《史记》，为另一人讲《毛诗》、《左传》或归有光等人的文章。教学生们临写的碑、帖也各不相同。好在沙孟海学识广博，受到屠康侯、蔡琴孙和学生们的礼遇和尊重；社会上其他一些人也令子弟师从沙孟海。有的学生在沙孟海离甬时不能继续跟着沙孟海读书觉得非常遗憾。冯君木先生次子感孙遵父命以沙孟海为师，读书十分用心，他后来以冯宾符闻名于世，成为杰出的国际问题专家。蔡家两个女儿的老同学陈逸仙热切希望拜沙孟海为师，沙孟海欣然同意。陈逸仙后来改名陈修良，是功勋卓著的共产党员。

沙孟海住在蔡家，能够见到大量书画真迹和碑帖名印，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重大收获。《目录第四》壬戌十月十六日记：『为蔡君明存录存所藏书画款识及印记题跋。余得细观名画，殊增眼福不浅。』此次所记书画共八十八件。《目录第四》壬戌十一月一日记：『蔡君出视《小石山房名印传真》六卷，所收诸印多可观，计自元以来都四十余家，九十余钮。』《目录第四》壬戌十一月十三日记：『阅《寰宇贞石图》，即前假自玉殊之历朝碑碣缩印本，计朝夕所过目者九十余种。』第二天《目录》又记：『阅《寰宇贞石图》四十余种。』《目录第四》壬戌十二月十一日记：『明存出视文肃手集家书计两册。』《目录第六》癸亥七月十六日记：『写录宋元墨迹行格竟卷（宋元墨迹册子部十二帧）、纸本。』有一位名叫王冰生的商人也喜欢收藏字画碑帖，一有所获，常拿来与沙孟海共同鉴赏。这当然是因为沙孟海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沙孟海幼承庭训，受父亲影响，很早就勤练书法和篆刻，受到人们的称赞。到了宁波城里，结识钱太希先生，深知『太希先生书法无所不摹，广览博采，蔚成茂致』（《目录第四》壬戌十一月廿三日），遇到太希先生写寿序时，旁观良久。沙孟海和太希先生关系最密切的时期是在上海修能学社的那些年。一九二三年春，上海钱业公会创办修能学社，请冯君木先生任社长，遇有教员因事请假，冯先生多次要沙孟海来代课。一九二五年春开始，沙孟海正式受聘为修能学社的国文教师，与太希先生同事，两人都住在社内。这样，沙孟海就更有机会观摩太希先生挥毫，经常讨论书法方面的问题。沙孟海对太希先生的书法一再作高度的评价。一则曰：『临六朝书而工者，以余所见，百年间惟二人耳。一为何道州，其一则为太希先生也』；再则曰：『太希先生善书碑版，当世无出其右者，所书篇各异体，不相因袭，六朝隋唐方圆刚柔无不有之』（《目录第九》丙寅五月十二日、《目录第十》丙寅十一月二十日）。而太希先生对沙孟海的成就也作了充分肯定，《目录第九》丙寅五月十五日记：『太希先生谓作书使毫有铺与竖两法，谓余往时但能铺而不能竖，故无挺字境界，今日所为，居然能竖矣。』

在篆刻方面，赵叔孺（时炯）先生是沙孟海敬重的老师。《目录第一》辛酉三月初五日记：『赵叔孺先生并精书画金石，其篆

刻尤工致绝伦，几于前无古人矣。』在宁波时，沙孟海就已拜谒叔孺先生，得到他的指导。后来在上海也经常去请益。《目录第四》壬戌九月廿二日记：『师（按：指冯君木先生）尝语余：……汝之学诗文而遇我，学刻印而得叔孺，皆主张公允，不为偏怪欺人之论，皆所谓不期而遇者，此其中实有幸焉。』

沙孟海在上海结识的前辈学者和师友，范围更为宽广。

离甬之前，张让三先生写了介绍信，让沙孟海到沪后去谒见吴昌硕、郑孝胥、罗振常等耆宿。抵沪不久，沙孟海陆续得到这几位长者的接待和指点。在见到吴昌硕先生后，认识了吴门弟子王个簃（贤）。接着，因王个簃的建议也拜吴昌硕先生为师。昌硕先生赞赏沙孟海的书法、篆刻作品，曾在沙孟海的印存卷端题词六句，沙孟海为此在乙丑四月十日的《目录第八》中写道：『玩其语意，知此老论印不与拗叔，意欲余改乘轅而北，倾向让之。让翁神韵故当胜于拗叔，而拗叔平实雅秀，功力有余，学者取径于此，可以无弊。刻印要兼师众长，不拘樊篱，久而久之，自成一家面目。』在书法方面，沙孟海常有机会观摩昌硕先生的挥毫，并亲聆他的议论，因而开始特别注意气魄，骨法用笔，章法变化。当时康有为也在上海，沙孟海由宁波佛教孤儿院傅研云陪同，曾去访问，见到康氏自署『游存庐』三个北魏石门铭体匾额，『笔力峻拔开张，叹为平生稀见』，也留下深刻印象。

吴昌硕先生早年创设研究书画的『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后又分设『停云社』，由任伯年之子任董叔主持，他对诗文书画篆刻造诣都较高，沙孟海在停云社与他相识，自然成为经常交谈的益友。

冯君木先生在上海新结识了几位好友，其中晚清四大词人中的况蕙风（周颐）先生和朱彊邨（孝臧）先生与君木先生、昌硕先生不时互相访谈。沙孟海与王个簃及况先生长子况又韩往往侍座在旁，聆听他们的议论。况先生称赞沙孟海『诗古文辞皆能绍述师法，尤工刻印』（《目录第七》甲子十二月廿日）。昌硕先生则认为『今日上海刻印者，当以余为第一』（《目录第九》丙寅三月廿九日）。

当年沙孟海和他的老师一辈有明显的差别。那些年，沙孟海不但努力钻研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典籍，还随时阅读不断涌现的新书刊，非常注意关于各种政治学说和社会生活的议论以及学术领域的新动向。《目录》中这方面的记载不胜枚举。这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出于关怀国家安危与民族前途的重要经历。

上海作为经济文化的一大中心，是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重要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五卅惨案和随之而爆发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发生地。这期间，新旧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沙孟海自己很警惕『世已变矣，而守其故』（《目录第十》丙寅九月廿五日）。而他的三个弟弟文求、文汉和文威以及最接近的学生陈逸仙、好友冯稚望都参加了共产党或共青团，他们的言行对沙孟海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几年之内，沙孟海的思想经历了急剧的转变过程。

一九二二年秋，沙孟海在日记中还赞扬反对白话文的《学衡》杂志『鸡鸣风雨，砥柱中流』（《日记第四》壬戌七月廿三日）。到了第二年冬，他却说：『胡适之谓文言非能写人情世故之利器，此语成理。』（《日记第六》癸亥十月三日）。在看了鲁迅的《呐喊》之后说：『其首篇《狂人日记》写得绝胜。』（《日记第六》癸亥十二月廿九日）。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时，沙孟海正在南京路上步行，目睹被枪击而死者枕藉于道，极为愤懑。沉痛地说：『外患内忧，交侵迭攻，藐然七尺，何能堪乎！』（《日记第八》乙丑四月九日及十一日）。

五卅运动中，沙孟海的几个弟弟除最小的文度外，其余三位都忙碌于革命斗争。年仅十五岁的四弟文威被推为宁波学生联合会主席，不久成了共青团地委组织部长。一九二六年五月，因声援宁波和丰纱厂工人罢工，遭到军阀政府的通缉，躲到上海。其时，已于一九二五年冬在宁波参加共产党的沙文求和一九二六年初参加共青团的陈逸仙（陈修良）皆在上海，准备一同去广州中山大学。沙孟海非常高兴，于七八月间在戈登路租了两间平房，这里因庭院内有三棵大石榴树，每当夏季，红花飘香，沙孟海称之为『若榴花屋』。在大约四十天之内成为沙孟海与两个弟弟及陈逸仙等相叙和畅谈之处。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徐玮和沙文威等曾在这儿开会。当巡捕前来搜查时，只见室内的书架上放着很多古书，墙壁上挂着不少字画，查不到任何罪证，只能悻悻而去。

这段时间，兄弟中与沙孟海接触最多的当推四弟文威。沙孟海曾说：『四弟一志革命，不畏患难，苦心孤诣，深堪矜惜』；『余目睹四弟饿馁困顿之状，不无悲酸，四弟则曰：吾身虽劳，吾心甘也』；『四弟为言近日工作状况，并其同志诚毅坚遑之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日记第九》丙寅六月一日、四日）。

革命者的言行深深感动了沙孟海，使他认识到只有革命成功，中国才不至于像韩国那样被敌国所灭。《日记第九》丙寅七月九日记：『以今日军阀之贪婪无忌，与夫革命党人之公而忘私，相去果何如者？民视至平，天听不惑，革命如失败，华夏片土，其为亡韩之续乎？』他对共产党、共青团的同情、支持和掩护，显然基于深厚的爱国思想。尽管他坦然说自己对列宁主义并没有深入研究，但毕竟表示愿意学习革命思想。不久在他的枕上就出现《新青年》、《向导》等期刊，与冯稚望（冯定）等共同讨论共产主义学说，还阅读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可是他自己说：『毕生大病全在因循二字』，『未足与言奋斗』（《日记第十》丙寅九月十七日、十二月廿三日）。而对沙文汉在家乡任党支部书记，不愿到商界任职，却又称赞说：『固尔有见地。』（《日记第十》丁卯正月十五日）。还称赞陈修良『抱负绝大而神解超雋，人莫能及』（《日记第九》丙寅六月四日），都出于真诚的认识。

陈修良劝沙孟海『阁束旧籍，多看新书』，沙孟海志在诗书之业，对于旧籍，沙孟海认为颇多史事记载，其中诗古文辞，『要以艺术目之，当无害耳』（《日记第十》丁卯二月十三日）。至于新书，除上述一些政治书刊外，那些年沙孟海阅读的小说并不少，而

他最注意的则是学术性著作。

沙孟海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赞扬他『读书能识其大，论事能尽其情』（《目录第七》甲子七月廿一日）。沙孟海看了《古史辨》第一册后说：『顾颉刚之敏锐竺犛，孳孳不倦，则尤所服膺者也』；又说：『余最服其中国古史乃层累而造成之一语』（《目录第十》丙寅九月四日、十一日）。值得注意的是，沙孟海在细心读了顾先生与刘掞蔡先生辩论禹的事迹之后明确指出：『凡治史之态度，信古不易太过，犹疑古不易太过也。信古之过，其蔽也愚；疑古之过，其蔽也妄。整理国故，信古疑古两种人皆不可少。彼此辨诘，乃得其实。』（《目录第十》丙寅九月十一日）。沙孟海这段话，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持平之论。

沙孟海一直潜心研究古代的语言文字，不但非常熟悉《说文解字》及其诸多注释，而且对东汉以前各种书体演变资料也极为关心。《目录第十》丙寅十月七日记：『龟甲文足为金文辅翼，余往时治文字学，至金文而止耳，今欲进窥龟甲，因先购《殷商贞卜文字考》阅之。』沙孟海在看了罗振玉这本著作后发现若干错误，如云：『罗氏不知古文贝、贞、鼎三字通用，也不知又寸二文同道。』过六天，《目录》又记：『灯下翻阅《殷虚书契考释》，不能不叹其伟矣；贞卜文字考为其最初述作，故多罅误，此书便不相同。余所驳数说大抵已经删改。』由此可见沙孟海深厚的文字学基础。

《兰沙馆日记》第十八，详细记录了在中山大学任课并开展研究工作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秋，沙孟海携新婚夫人，与老友闻宥同去广州。沙孟海元配朱懋襄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不幸病故；一九二九年夏，经朱公阜介绍，沙孟海与鄞县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包稚颐结婚。当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一同乘船赴粤。

在中山大学，沙孟海的讲课任务并不太重，可以有较多时间从事研究。当时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探索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演变。所著《攷古录释文订》，发表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会的《语史周刊》第九集第一百零二期。一九三〇年四月脱稿的《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一文，也发表于《语史周刊》第二集第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二十八期文字专号上。主要撰写于一九三〇年春的重要论文《助词论》一册，上溯甲骨金文及群经诸子，下隶宋人语录、元代戏曲所使用助词的发生、消长、发展诸情况，并列表统计，取得新的结论。当时自谦，以为未必尽善，先付油印分赠友好，以供商榷。一九九七年全文收录于《沙孟海论书文集》中。杭州大学古文字学家姜亮夫教授称其『精审邃密，足为研究语法者定一规模，亦有助于鉴别古书真伪』。

包夫人对教育极有兴味。《目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记：『稚颐连日阅读教育书，并草《家庭教育的一部分》一文，凡作四千字，已脱稿。今日午后独自往左近小学幼稚园参观，其耽乐之如此！』十二月十五日日记：『稚颐草《促进小学教育的初旨办法》一文成，比前篇为切实。』当时伉俪情深，心境颇为舒畅。惟因远在岭南，时时悬念年迈的老母。《目录》十二月十六日记：

『母亲身体日衰，近又时患气逆。拟于寒假偕稚颐归省一次，而旅费又巨，重夺家用，未知何计而当也。』当然，这个计划在当时是难以如愿的。

一九三〇年八月，沙孟海遵母命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北归。

《兰沙馆日记》第十九是在杭州盐运使公署工作一年的实况记录。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六日沙孟海到杭州，第二天即去盐运署任职。不久便觉与在大学很不一样。《日记》九月八日记：『初来时尚觉安帖，近日转感不安。大约环境欠好故欤？宦海生活诚不配我曹过耶！』十月廿二日记：『此间工作殊非我所愿干，既已来此，不能不勉留，苦可知已。』十月三十日记：『终无成绩可言，心境不定故也。午后惟阅宋词。』十一月五日记：『经济之艰难，兄弟之流离失所，始终定不下心。近日于学问上兴趣绝无。』自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他填了四阕词。十一月三十日《日记》记：『近日心绪散乱，不能如前时之安心学问，词曲讽咏，不过藉彼岑寂，固非欲为词人。』

尽管如此，沙孟海决不会放弃研究工作。《兰沙馆日记》九月廿九日记：『近来认定为学之途径，以文字学为主。微俸所入，拟随时购备关于此类之书籍。无锡丁氏所辑《说文诂林》首须购得，然后旁及许慎以前字书与许慎此后不见采于《诂林》之书（宋元明字学书什九未采入也），期以三数载读阅完竣；同时着手编著《中国文字学史》，五年之内当可勉强成书。……余之为此，著眼较大，将来心力有余，当兼研究比较文字学。』

当时有两本新书引起沙孟海惊叹：一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沙孟海觉得颇有新意而一鸣惊人（《兰沙馆日记》九月一日）；一为中央研究院《发掘安阳之经过》，沙孟海读了董作宾《论甲骨文研究之扩大》一文后，认为『可见中国文字学之突进』，并且感觉『有几点与余前《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所说默契』（《日记》十月廿一日）。

值得注意的是：沙孟海不仅关心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的进步，还注意儒学的发展。他在杭州时曾访问马一浮先生，《日记》十月廿六日记：『聆马湛翁之谈论，令人忘寒暑，彼治经主程朱。汉学至今已为强弩之末，程朱之学或且复兴，未可知也。他所陈说甚众，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令人肃然起敬。』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下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因伍叔悦的推荐，邀沙孟海任该校秘书。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沙孟海即到南京任职，结束了在杭州的宦海生涯。

其时，冯君木先生早已卧病在床。四月下旬，沙孟海得知冯先生病危消息，即请假赶到上海。四月二十六日《日记》云：『师见余至，泪下失声，余亦不觉泫然。顷之，又回头视余，又挥泪；如是者三次，余不得已退至椅后，盖胸中有千万言欲吐出，竟不能抒泄一声，